

學習參考材料之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華東人民革命大學教務處編印

一九四九年六月

目 錄

一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二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三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改造我們的學習

毛澤東

(這是一九四一年五月我在延安幹部會上的一个講演，現按當時講演提綱整理發表，以供同志們討論。)

我主張將我們全黨的學習方法與學習制度改造一下。其理由如次：

一

中國共產黨的二十年，就是馬列主義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日益互相結合的二十年。如果我們回想一下，我黨在幼年時期，我們對於馬列主義的認識與對於中國革命的認識是何等膚淺、何等貧乏，則現在我們是深刻得多、豐富得多了。災難深重的中華民族，一百年來，其優秀人物奮鬥犧牲，前仆後繼，摸索救國救民的真理，是可歌可泣的。但是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戰與俄國十月革命之後，才找到馬克思主義與列寧主義這最好的真理，作為解放我們民族的最好武器，而中國共產黨則是負起這個武器的倡導者、宣傳者與組織者。馬列主義內普遍真理一經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相結合，就使中國革命的面目為之一新。所戰以來，我黨根據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研究抗戰的具體實踐，研究今天的中國與世界，是邁進一步了，研究昨天的與前天的中國也有某些開始。所有這些，都是很好的現象。

但是我們還是有缺點的，而且還有很大的缺點。在我看來，如果不糾正這類缺點，就無法使我們

的工作更進一步，就無法使我們在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與中國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的偉大事業中更進一步。

首先來說研究現狀。據我黨這樣一個大政黨，雖則對於國內國際現狀的研究有了某些成績，但對於國內國際的各方面，對於國內國際政治、軍事、經濟、文化的任何一方面，我們所收集的材料還是零碎的，我們的研究工作還是沒有系統的。二十年來，一般地說，我們就沒有對於上述各方面作過收集材料與研究的系統而周密的工作，缺乏調查研究實際狀況的濃厚空氣。「閉塞眼睛捉麻雀」，「瞎子摸魚」粗枝大葉，誇誇其談，滿足於一知半解，這種極壞的作風，這種完全違反馬列主義基本精神的作風，還在我黨許多同志中繼續存在着。馬、恩、列、斯教導我們認真地研究情況，從客觀的真實情況出發，而不是從主觀願望出發，我們內許多同志却直接違反這一真理。

其次來說研究歷史。據則有少數黨員與少數同情者曾經進行了這一工作，但一般是不曾有組織地進行過。不論是近年來的（昨人的）與古代的（前天的）中國史，在許多黨員的心目中還是漆黑一團。許多馬列主義的學者也是言必稱希臘，只會記誦馬、恩、列、斯的成語，對於自己的祖宗。則對不住，忘記了。認真研究現狀的空氣是不濃厚的，認真研究歷史的空氣也是不濃厚的。

其次說到學習國際革命理論，說到學習馬、恩、列、斯的普遍真理。許多同志似乎是爲了馬、恩、列、斯，而去學馬、恩、列、斯，並不是爲了中國革命的實踐。所以學的雖多，消化不了；引證馬、恩、列、斯的成語是現成的，運用馬、恩、列、斯的立場與方法，具體地研究中國現狀與中國歷史，具體地、切中國革命問題與解決中國革命問題則是不會的。這種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是非常有害的，特別是對於中級以上幹部及青年學生，害處很大。

上面我說了三方面的現狀：有注重研究現狀，不注意研究歷史，不注意馬列主義的應用，這些都是極壞的作風。這種作風傳播出去，害了我們許多同志。

確實的，現在我們隊伍中確有許多同志被這種作風帶壞了，他們對於國內外省內外縣內外區內外的具體情況，不願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僅僅根據一知半解，根據「想當然」，就在那裏發號施令，這種主觀主義的作風，不是還在許多同志間存在着嗎？

對於自己的歷史一點不懂，或懂得甚少，不以爲恥，反以爲榮。特別重要的中國共產黨的歷史與鴉片戰爭以來的中國近百年史，真正懂得的很少。近百年的經濟史，近百年的政治史，近百年的軍事史，近百年的文化史，簡直還沒有人認真動手去研究。有些人對於自己的東西既無知識，於是竊下了希臘及外國故事（限於故事）；也是可憐得很，從外國報紙堆中抽象地搬來的。幾十年來，很多留學生都犯過這種毛病，他們從歐美日本回來，只知生吞活剝地搬外國，他們起了極壞的作用，忘記了自己創造新事物的責任，這種毛病也傳染了共產黨。

我們學的是馬、恩、列、斯，但是我們中的許多人，他們學馬、恩、列、斯的方法是直接違反馬、恩、列、斯的。這就是說，他們違背了馬、恩、列、斯以誦誦告誡人們的一個基本原則：理論與實際相統一。他們既然違背了馬、恩、列、斯所遺留原則，於此他們自己就造出了二個相反的原則：理論與實際分離。在學校教育中，在在聯華都教育中，教哲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邏輯，教經濟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經濟的特點，教政治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革命的策略，教軍事學的不引導學生研究中國軍事特點，諸如此類，其結果，誤種誤傳，誤人子弟。在延安學了，到蘇聯就不能應用。經濟學教授不能解釋邊幣法幣，當然學生也不能解釋。十七八歲的娃娃，教他們啃「資本論」，啃「反杜林論」。這樣一來，就在許多學生中造成了一種反當心理，對中國問題反而無興趣，對黨的指示反而不重視，他們一心嚮往的，就是他們從先生那裏學來的據說是萬古不變的教條。

當然，上面我所說的是極端。典型，不是說普遍如此。但是確實有在這種典型，而且是相當的多，幹人相當的大，不可等閑視之。

爲了反覆說明這個意思，我將兩種互相對立的態度對照地講一下。

第一種：主觀主義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不作系統的周密的研究，亂憑主觀熱情去工作，對於中國今天的面目若明若暗，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割斷歷史，只懂得希臘，不懂得中國，對於中國昨天明天的面目漆黑一團。在這種態度下，就是抽象地無目的地去研究馬、恩、列、斯的理論，不問它與中國革命有什麼聯系；不是爲着要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论問題而到馬、恩、列、斯那裏找立場找方法，而是爲理論而理論，爲馬、列而馬、列。不是有的放矢，而是無的放矢。馬、恩、列、斯說過我們說：從客觀存在的實際事物出發，從其中引出規律，作爲我們行動的基礎。爲此目的，就要詳細佔有材料，加以科學的分析及綜合的研究。我們許多人却相反，不去這樣做。其中許多人是做研究工作的，但他們對於研究今天的中國與昨天的中國一概無興趣，只把興趣放在現成的書本上，許多人是做實際工作的，他們也不注意客觀情況的研究，往往半憑熱情，把感想當政策。這兩種人都憑主觀，忽視客觀。或作演講，則甲乙丙丁一二三四的一大串。或作文章，則誇誇其談的一大篇。無實事求是之意，有譁衆取寵之心，華而不實，脆而不堅，自以爲是，老子天下第一，欲差大臣滿天飛。這就是我們隊伍中若干同志的作風。這種作風，拿了律己，則壞了自己。拿了教人，則壞了別人。拿了指導革命，則壞了革命。總之，這種反科學的反馬克思主義的主觀主義的方法論是共產黨的大敵，是無產階級的大敵，是人民的大敵，是民族的大敵，是黨性不純的表現，大敵當前，我們有打倒它之必要。只有打倒了主觀主義，真理才會抬頭，革命才會勝利，黨性才會鞏固。沒有科學態度或沒有完全的科學態度，即是說，沒有或不完全有馬克思主義的理論與實踐統一的態度，就叫做沒有黨性，或叫做黨性不

完全。

有一首對子，是替這種人畫像的，那對子說：

「論上蓬萊，頭重脚輕底淺；

山間竹筍，嘴尖皮厚腹中空。」

對於沒有科學態度的人，對於只知背誦教條的人，對於徒有虛名並無實學的人，對於向馬列主義開玩笑的人，你們看，像不像？如果有人真正想診治自己毛病的話，我勸他把這首對子記下來，或再勇敢一點，把它貼在自己房子裏的牆壁上。馬列主義是科學，科學是老老實實的學問，任何一點跳皮都不行的，我們還是老實一點罷！

第二種：馬列主義的態度，即辯證唯物論與歷史唯物論的態度。

在這種態度下，就是對周圍環境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研究，不是單憑熱情去工作，而是把革命熱情與實際精神結合起來。在這種態度下，就是不要割斷歷史，不單是懂得希臘，而且要懂得中國；不但要懂得外國革命史，還要懂得中國革命史；不但要懂得今天，還要懂得昨天與前天。在這種態度下，就是要有目的地去研究馬列主義，使它與中國革命的實際運動結合起來，是為了解決中國革命的理論問題與策略問題，而去從它找方法的。這種態度，就是有的放矢的態度。「的」就是中國革命，「矢」就是馬列主義。我們中國共產黨人之所以找這根「矢」，不是爲了別的，是專門爲了要射中國革命與東方革命這個「的」的，否則這「矢」就不過是一個徒供玩好的古董，一點什麼用處也沒有。這種態度，就是實事求是的態度。「實事」就是客觀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求是」就是客觀事物的內部聯繫即規律性，「求」就是我們去研究。我們必須從國內外省內外國內外的實際情況出發，從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應得的規律性，即找出周圍事物的內部聯繫，作爲我們行動的嚮導，而不要機械地，就事不遷主觀想像，不憑熱情，不憑資本，而憑客觀存在的事實，「詳細佔有材料」，從這些事

讀史料中引出正確的結論。這種結論，不是甲乙丙丁的現象排列，也不是誇誇其談的虛構文章，而是科學的結論。這種態度，有實事求是之意，無謙虛自滿之心。這種態度，就是黨性，就是理論與實際統一的馬列主義作風，就是一個共產黨員起碼應該具備的態度。如果有了這種態度，那就既不是「所重即輕很底淺」，也不是「嘴尖皮厚腹中空」了。

四

依據上述意見，我有下列提議：

(一) 向全黨提出系統地周密地研究周圍環境的任務。依據歷史唯物論的方法，對敵友我三方的經濟、財政、政治、軍事、文化、黨務各方面的動態進行詳細的調查研究工作，然後引出應有的與必要的結論。爲此目的，就應引導同志們的眼光向著各種實際事物的調查研究上去。就要使同志們懂得，共產黨員及其領導機關的基本任務，就在於了解情況與掌握政策兩件大事，前一件事就是所謂認識世界，後一件事就是所謂改造世界。就要使同志們懂得，沒有調查就沒有發言權，誇誇其談的亂說一頓與一三三四的現象羅列，都是無用的。例如關於宣傳工作，如果不了解敵友我三方的宣傳狀況，我們就無法正確地決定我們的宣傳政策。任何一個部門的工作，都必須先有情況了解。然後才有好的處理。在全黨推行調查研究的政策，是轉變黨的作風的基礎一環。

(二) 對於近百年的中國史，應聚集人材，分工合作地去做，廢除無組織狀態。應先作經濟史、政治史、軍事史、文化史幾個部門的分析研究，然後才有可能作綜合研究。

(三) 對於在職幹部教育與學校幹部教育，應以研究中國革命實際問題爲中心，由此出發去研究馬列主義，廢除靜止地孤立地研究馬列主義的方法。研究馬列主義，又應以聯共黨史爲中心材料，其他一切爲輔助材料。聯共黨史是一百年來全世界共產主義運動的最高的綜合與總結，是理論與實際結

會的典型，在全世界上還只有這個完全的典型。我們看列寧、斯大林他們是如何把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與蘇聯革命的具體實踐互相結合，又從而發展馬克思主義的，就可知道我們在中國是應該如何工作的了。

我們走過許多錯路，但錯誤常常是正確的先導。在如此生動豐富的中國革命環境與世界革命環境中，我們這一學習問題上的改造，相信一定會有好結果的。

整頓學風黨風文風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一日在黨校開學典禮大會上的演說)

黨校今天開學，我慶祝這個學校的成功。

今天我想講一點關於我們黨的作風的問題。

為什麼要有革命黨？因為世界上有敵人存在，所以要有革命黨。並且不但是普通的革命黨，而且要是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因為如果沒有共產黨這種性質的革命黨，敵人的徹底打倒是不可能的。我們要打倒敵人，我們內隊伍就要整齊，我們的脚步就要一致，兵強精，武裝要好。如果不具備這些條件，那末，敵人就不會被我們打倒。

現在我們黨還有什麼問題呢？我們黨的總路線是正確的，是沒有問題的，我們黨的工作是有成績的。我們有幾十萬黨員，他們在和人民一道，向着民族敵人作艱苦卓絕的鬥爭。這種英勇犧牲的精神，這種為人民服務的成績，是大家看見的，是不能懷疑的。

那末，究竟我們的黨還有什麼問題沒有呢？還有缺點沒有呢？我講，還是有問題的，還是有缺點的，而且就某種意義上講，問題還相當嚴重。

什麼問題呢？就是有些什麼東西在一些同志的頭腦中還顯得不大正確，不大正確。

◆ 那幾樣東西呢？就是一個思想問題，一個黨內黨外的關係問題，還有一個言語文字問題。在這三個問題上，我們有些同志還有些不大正確的作風沒有去掉。這就是說，我們的學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黨風還有些不正的地方，我們的文風也有些不正的地方。所謂學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主觀主義。所謂黨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宗派主義。所謂文風有些不正，就是說的黨八股。這些作風不正

，並不像冬天的北風那樣，滿天都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現在已不是佔統治地位的作風了，這不過是一種逆風，一種歪風，是從防空洞裏跑出來的（笑聲）。但是我們黨內還有這樣的一種風，是不好的，我們要出這個洞裏死，我們黨都要來做這個塞洞工作，我們黨校也要做這個工作。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股歪風，有它的歷史根源，現在雖然不是全國統治的東西，但是它還經常作怪，還在襲擊我們，因此，有整頓之必要，有抵制之必要，有加以分析說明之必要，有研究之必要。

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學風，反對宗派主義以整頓黨風，反對黨八股以整頓文風，這就是我們的任務。

我們要完成打勝敵人的任務，必須完成這個整頓黨內作風的任務。學風也是黨的學風，文風也是黨的文風，所以都是黨風。只恐我們黨的作風完全正派了，全國人民就會跟我們學，黨外有這種不良風氣的人，只恐他是善良的，就會跟我們學，改正他們的錯誤，就會影響全民族。只要我們共產黨的隊伍是整齊的，步調是一致的，兵是精兵，武器是好武器，那末，任何強大的敵人都是不能不被我們打倒的。

現在我來講一講主觀主義。

主觀主義是一種不正派的學風，它是反對馬列主義的，它是與共產黨不能並存的。我們要的是馬列主義的學風。所謂學風，不但是學校的學風，而且是全黨的學風，是領導機關、全體幹部、全體黨員的思想方法問題，是我們對待馬列主義的態度問題，是全黨同志的工作態度問題。既然是這樣的問題，所以學風問題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問題，就是第一個重要問題。

現在有些間接觀念，在許多人中間流行着。例如關於什麼是理論家，什麼是知識分子，什麼是理論與實際聯系等等。

我們首先要問，我們黨的理论水平究竟是高還是低呢？近來馬列主義的書籍翻譯的多了，讀的也多了。這是很好的事，但是否就可以說我們黨的理论水平已經是提得很高了呢？確實，我們的理论水平比過去高了一些。但是按照中國革命運動的豐富內容來說，理論戰線就非常之不相稱，二者比較起來，理論方面就顯得非常之低，非常之落後。一般說來，我們的理論還不能夠與革命實踐相平行，更不去說理論應該跑到實踐的前面去。我們還沒有把豐富的實踐提高到應有的理論程度。我們還沒有對革命實踐的一切問題、或重大問題，經過考察，上升到理論的階段。你們看，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我們究有多少人創造了算得稱為理論的理論，算得稱為科學形態的，周密的、而不是粗枝大葉的理論呢？特別在經濟理論方面、中國資本主義發展，從鴉片戰爭到現在，已經一百年了，但是還沒有產生合乎中國經濟發展的實際的、真正科學的一本理論書。像中國經濟的問題，能不能說理論水平已經高了？能不能說我黨已經有了像樣的經濟理論家呢？實在不能說。我們讀了許多馬列主義書籍，能不能就算是有理論家呢？也不能的。因為馬列主義是馬恩列斯他們根據實際創造出來的理論，從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中抽出來的總結。我們如果僅僅讀了它，但是沒有根據它來研究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沒有創造出合乎中國實際需要的自己的特殊性的理論，我們就不能妄稱為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家。如果我們身為中國共產黨員，却對於中國問題熟視無睹，天天看，看不見，帶了眼鏡，還是看不見，看見了的只是書架子上的馬恩列斯的現成文獻，那末，我們在理論戰線上的成就就未免太壞了。如果我們只知背誦馬克思主義的經濟學或哲學，從第一章到第十章都背得熟了，（笑聲），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樣是不是就算得一個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呢？大概不能算吧，這樣的「理論家」實在還是少一點好。假如一個人讀了一萬本馬恩列斯，每本又都讀了一千遍，以至於句句都背得，這還是不能算理論家的。我們所應有的理論家是什麼理論家呢？是要這樣的理論家，他們能夠根據馬恩列斯的立場、觀點、方法，正確地解釋歷史中與革命中所發生的實際問題，能夠在中國經濟、

政治、軍事、文化種種問題上給予科學的解釋，給予理論的說明，我們要的是這樣的理論家。假如要作這樣的理論家，那就非能够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實質，真正領會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與方法，並且應用了它去深刻、科學地分析中國的實際問題，找出它的發展規律，這樣才是我們真正需要的理論家。

現在中央做了決定，號召我們的同志，學會應用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思想方法認真的研究中國的歷史，研究中國的經濟、政治、軍事、文化，對每一問題加以調查研究，然後創造出理論。這個責任是担在我們的身上。

我們黨校不應該是死讀馬列主義條文的，而是應該首先精通它，然後應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於應用。現在作興用百分數計算成績，那末，像讀一萬本書，每本讀了一千遍，但是完全不能應用，這究竟應該算多少分數呢？我說一分也不算。（笑聲）但是，如果你能應用馬列主義觀點，說明一個兩個實際問題，那就要受到稱讚，就算有了幾分成績。被你說明的東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績就越大。現在我們黨校，也要定這個規矩，看他讀了馬列主義以後怎樣看中國問題，有看得清楚的，有看不清楚的，有會看的，有不會看的，這樣來分優劣，分好壞。

關於所謂「知識分子」的問題。因為我們中國是一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國家，文化不發達，所以知識分子特別寶貴。中央又作了關於知識分子的決定，要爭取廣大的知識分子，只要他們是革命的，願意參加抗戰的，一概採取歡迎態度，這是很對的。因此知識分子就很光榮，土包子就吃不開。我們尊重知識分子是完全應該的，沒有革命知識分子，革命就不會勝利。但是我們曉得，有許多知識分子，他們自以為很有知識，大擺其知識架子，而不知道這種架子是不好的，是有害的，是阻礙他們前進的。他們應該知道一個道理，就是許多所謂知識分子，其實是比较最無知識的。工農分子的知識有時則比他們多一點，於是有人說：「哈！你弄顛倒了，亂說一頓」（笑聲）。但是，同志，你別着急，

我講的多少有點道理。

什麼是知識？從古至今世界上的知識只有兩門，一門叫做生產鬥爭知識；一門叫做階級鬥爭知識，民衆鬥爭知識也包括在裏面。此外還有什麼知識呢？沒有了。自然科學。社會科學，就是這兩門知識的結晶，哲學則是自然科學與社會科學的概括與總結，此外再也沒有別的知識了。我們現在看看一些學生，看看那些從社會實際活動完全脫離關係的學校裏而出身的學生，他們的狀況是怎麼樣呢？一個人從小學一直讀到大學，畢業了，算有知識了。但是他們一不會耕田，二不會做工，三不會打仗，四不會辦事，這些都沒有幹過，這些實踐的知識一點也沒有，他們有的只是書本知識。這樣的人是否可以算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呢？我以為很難，至多算得一個半知識分子吧，因為他們的知識還不完全。什麼是比較完全的知識呢？一切比較完全的知識都是由兩個階段構成的：第一階段是感性知識，第二階段是理性知識，理性知識是感性知識的高級發展階段。學生們的書本知識，是什麼知識呢？假定他們的知識都合乎真理，也是他們的前人總結生產鬥爭與階級鬥爭的經驗寫成的理論，不是他們自己親身得來的知識。他們接受這種知識是完全必要的，但須知道這種知識對於他們是倒轉的，是逆行的，是片面性的，是人蒙證明了，而在他們則還沒有證明的。他們須知學這種知識並不那麼困難，甚至可以說是最容易的。像火司父煮飯就不容易，要把柴米油鹽醬醋等件合起來創造成吃的東西，這是並不容易的事情，弄得好吃更加不容易，西北菜汁和我們家的大司父比較起來，就有很大的區別。火大了要焦，鹽多了發苦，（笑聲），煮飯做菜真是一門藝術。書本上的知識呢？如果只是讀死書，那末，只要你識得三五千字，學會了翻字典，手中又有一本什麼書，公家又給了食小米吃，你就可以搖頭擺腦的讀起來。書是不會走路的，也可以隨便把它打開或者闔起，這是世界上最容易辦的事情，這比大司父煮飯容易得多，比他殺豬更容易。你要捉豬，豬會跑，（笑聲），殺豬，豬會叫，（笑聲），一本書擺在桌子上既不會跑，又不會叫，（笑聲），隨你怎樣擺佈都可以。世界上都有這樣容易辦

的事呀！所以我勸那些只有書本知識但還沒有接觸實際的人，或者實際經驗尚少的人，應該明白自己的缺點，將自己的態度放謙虛一點。

有什麼辦法使半知識分子變為名符其實的知識分子呢？唯一的辦法，就是使一切僅有書本知識的人回到實際工作中去，變為實際工作者，對於從事理論工作的人，則回到實際研究中去，這樣就可以達到目的。

我這樣說，難免有些人要發脾氣，他說：「照你這樣解釋，那末，馬克思也是一個半知識分子」。我說：是的，馬克思一不會殺豬，二不會耕田。但是他參加了革命運動，他又研究了商品。商品這個東西，幾百萬入，天天看它。用它，但是熟視無睹。只有馬克思，偏偏研究了它，他拿了商品，還權看，那權看，不像我們讀些共黨史這種馬糊從事。他從商品的實際發展中做了分析工作，從普遍的存在中找出規律來。他研究了自然，研究了歷史，研究了無階級革命，創造了辯證唯物論、歷史唯物論與無階級革命的理論。這樣，馬克思專得一個完全的知識分子。他與半知識分子有別，他參加了實際革命運動，他回到實際中去加以調查研究，概括了各種東西，這種概括的知識就叫做理論。我們黨內需要許多同志做這樣的工作。我們黨內現在有大批的同志，可以從事於這樣的理論研究工作，他們大都是聰明有為的人，這些同志我們要寶貴他們，要尊重他們。但是他們的方針要對，過去的錯誤他們不要重復。他們必須拋去教條主義，必須不停止在現成的書本上。

真正的理論在世界上只有一種，就是從實際中抽出來又向實際中歸納到了證明的理論，沒有任何別的東西可以稱得比我們所講的理論。斯大林曾經講過，說實際的理論是空洞的理論。空洞的理論是沒有用的，不正確的，應該拋棄的，好該這種空洞理論的人，應該伸出一個指頭向他括臉皮。馬列主義是從實際中產生出來又向實際中歸納得了證明的辯證唯物論革命的真理，但是許多馬列主義的人把它看成是死的教條，就阻礙了理論的發展，害了自己，也害了同志。

另一方面，我們從事實際工作的同志，如果誤用了他們的經驗，也是要出毛病的。不錯，這樣的人經驗很多，還是很可寶貴的。但是，如果就以經驗為滿足，那也很危險。他們須知自己的知識是屬於感性的或局部的，缺乏理性的知識與普遍的知識，就是說，缺乏理論，他們的知識也是比較的不完全。而要把革命辦好，沒有比較完全的知識是不行的。

這樣看來，有兩種不完全的知識，一種是現成書本上的知識，那怕是馬列主義，也可以使他變成空洞的東西。一種是屬於感性與局部的知識，沒有發展成為理性的與普遍的東西。這二者都有片面性。只有使二者互相結合，才會產生好的比較完全的東西。

但是，我們工農幹部要學理論，必須首先學文化，沒有文化，馬列主義理論就學不進去。學好了文化，隨時都可學習馬列主義。我幼年沒有進過什麼馬列主義的學夜，學的是「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一語（笑聲），我識字便是從這裏學來的，譬如「學習」兩個字，就都有了，我可以用這兩個字來學習馬列主義。何況現在不學孔夫子，學的是新鮮的國文史地與自然常識，這些文化課學好了，而處有用。我黨中央現在強調工農幹部學習文化，因為學了文化以後，政治、軍事、經濟那一門都可學。否則工農幹部雖有豐富經驗，却沒有上升到理論的可能。

由此看來，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必須使上述兩種人各自自己缺乏的方面發展，必須使兩種人互相結合，有實本知識的人向實際方面發展，然後才可以不停止在書本上，才可以不犯教條主義的錯誤。有工作經驗的人，要向理論方面學習，要認真讀書，然後才可以使經驗上升為理性，綜合性，上升到理論，然後才可以不把局部經驗誤認為即是普遍真理，才可不犯經驗主義的錯誤。教條主義、經驗主義，兩者都是主觀主義，是從不同的兩種發生出來的東西。

所以，我們內的主觀主義有兩種：一種是教條主義，一種是經驗主義。他們都是只看到片面，沒有看到全面，如身不注意，如果不知道這種片面性的缺點，並且力求改進，那就容易走上錯誤的道路。

路。

但是這兩種主觀主義，現在我們黨內主要的還是教條主義最爲危險。因爲教條主義容易裝出馬恩列斯的面孔，嚇唬工農幹部，把土包，作爲自己的用人，而工農幹部不易識破他們的面孔。也可以嚇唬天真浪漫的青年，把他們充當俘虜。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舊本知識的幹部，願意和有經驗的幹部相結合，願意從事實際事物的研究，可以產生許多理論與經驗結合的良好的工作者，可以產生許多真正理論家。我們如果把教條主義克服了，就可以使有經驗的同志得廣泛的先生，使有經驗的同志上升到理論，而避免經驗主義的錯誤。

除了「理論家」與「知識分子」兩個關係觀念而外，還有天天念的一句「理論與實際聯系」，在許多同志中間也是一個糊塗觀念。他們天天講「聯系」，實際上却是講「隔離」，因爲他們，不去聯系。馬列主義理論與中國革命實際，怎麼互相聯系呢？拿一句通俗的話來講，就是「有的放矢」。矢就是箭，的就是靶，放箭要對準靶，馬列主義與中國革命的關係，就是箭與靶的關係。有些同志却在那裏「無的放矢」，亂放一通，這種人就容易把革命弄壞。有些同志則僅僅把箭拿在手裏搓來搓去，連聲讚曰：好箭好箭，却老是不願意放出去。這種的人就是古董家，幾乎和革命不發生關係。馬列主義之箭，必須用了去射中國革命之的，否則我們爲什麼要去學馬列主義呢？是不是因爲我們吃了小米不得消化，因此連念消食經呢？我們黨要確定要學馬列主義爲了什麼呢？這個問題不講明白，我們黨的理論水平永遠不會提高，中國革命也永遠不會勝利。

我們的同志必須明白，我們學馬列主義不是爲着好看，也不是因爲它有什麼神祕，好像道士們到茅山學了法就可降妖捉怪一般。它也沒有什麼好看，也沒有什麼神祕。它只是很有用。直到現在，似乎還有不少的人，把馬列主義看作現成的萬丹靈藥，只憑得了它，就可以毫不費氣力的包醫百病。這是一種幼稚的蒙昧，我們對這些人還應該作警察運動。那些將馬列主義當宗教教條看待的人，就是這

種穢時無知的人。對於這種人，應該老實的對他說，你的教條沒有什麼用處，說句不客氣的話，實在比屎還沒有用。我們看，狗屎可以肥田，人屎可以喂狗。教條嗎？既不能肥田，又不能喂狗，有什麼用處呢？（笑聲）。同志們！你們會知道，我這抄說的目的，就是故意挖苦那些把馬列主義看成教條的人，使他們大吃一驚，醒醒過來，好拿正確的態度對待馬列主義。馬恩列斯曾經反覆的講，我們的學說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這些人偏偏忘記這句最重要最重要的話。中國共產黨人只有在他們拿了馬列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應用於中國，從中國的歷史實際與革命實際的認真研究中創造出理論來，才叫做理論與實際相聯系。如果只是口頭上講聯系，行動上又不實行聯系，那末，講一百年也還是無益的。我們反對主觀的片面的要問題，必須攻破教條主義的主觀性與片面性。

關於反對主觀主義以整頓全黨的學風，今天講的就是這些。

現在我們來講一講宗派主義的問題。

由於二十年的鍛煉，現在我們黨內並沒有統治的宗派主義了，但是宗派主義的殘餘是存在的，有對黨內的宗派主義殘餘，也可對黨外的宗派主義殘餘。對內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內性，妨礙黨的統一團結。對外宗派主義傾向產生排外性，妨礙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剷除這兩方面的禍根，才使黨在團結全黨同志以團結全國人民的偉大事業中暢行無阻。

什麼是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呢？主要的有下面幾種：

首先就是團獨立性。一部分同志，只看見局部利益，不看見全體利益，他們總是不適當的特別強調他們自己所管的局部工作，總希望拿全體利益去服從他們的局部利益。他們不懂得黨的民主集中制。他們不知道共產黨不但要民主，尤其要集中。他們忘記了少數服從多數，下級服從上級，局部服從全體，全黨服從中央的民主集中制。張國燾走向中央團獨立性的，結果鬧到叛黨，做特務去了。李立三也對共產國際鬧獨立性，結果犯了立三路線的錯誤。現在講的，雖然不是張國燾、李立三那樣極

端嚴重的宗派主義，但是這種現象必須預防，必須將各種不統一的現象完全除去。要提個顧全大局，每一黨員，每一局部工作，每一次的言論、文字或行動，均必須以全黨利益為出發點，絕對不許可違反這個原則。

關於獨立性的人，常常跟他們的個人第一主義分不開，他們在個人與黨的關係問題上，往往是不正確的。他們在口頭上雖然也說尊重黨，但他們在實際上却把個人放在第一位，把黨放在第二位。劉少奇同志曾經說過，有一種人的手特別長，很會替自己個人打算，至於別人的利益與全黨的利益呢？那是不大關心的。「我的就是我的，你的還是我的」（大笑）。這種人問什麼東西呢？問名譽，問地位，鬧出風頭。在他們掌管一部分事業的時候，就要鬧獨立性。爲了這些，就要拉攏一些人，排擠一些人，在同志中吹吹拍拍，拉拉扯扯，把資產階級政黨的庸俗作風，也引進共產黨裏來了。這種人吃虧就在於不老實。我想，我們應該是老老實實的辦事；在世界上要辦成幾件事，沒有老實態度是根本不行的。什麼是老實人？馬恩列斯是老實人，科學家是老實人。什麼是不老實？托洛茨基、布哈林、張國燾是大不老實，李立三也不老實，爲個人利益爲局部利益鬧獨立性的人也不老實。一切狡猾的人，不照科學態度辦事的人，自以爲得計，自所爲很聰明，其實是最蠢的人，都是沒有好結果的。我們黨校的學生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我們一定要建設一個集中的統一的黨，一切無原則的派別鬥爭，都要清除乾淨。要使我們全黨的步調整齊一致，爲一個共同目標而奮鬥。我們一定要反對個人主義與宗派主義。

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是團結的，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因為許多抗日根據地是八路軍新四軍到後才創立的，許多地方工作是外來幹部去後才發展的，因此，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必須加以很好的注意。在這種條件下，我們同志必須懂得，只有外來幹部和本地幹部完全團結一致，只有本地幹部大批的生長了，並提拔起來了，根據地才能鞏固，我黨在根據地內才能生根，否則

是不可能的。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各有長處，也各有短處，必須互相取長補短，才能有進步。外來幹部比較本地幹部，對於熟悉情況與聯繫黨眾這些方面，總要差些。拿我來說，就是這樣。我到陝北已經五六年了，可是對於陝北情形，對於與陝北人民的聯繫，我比高崗同志他們就差得多。無論怎樣進行調查研究，比起陝北幹部來總是差些。我們到山西、河北、山東以及其他抗日根據地的同志，一定要注意這個問題。不但如此，即在一個根據地內部，因為根據地內的各個區域有發展先後之不同，幹部中也有外來本地之別，比較先進區域的幹部到比較落後區域去；對於當地，也是一種外來幹部，也要十分注意扶助本地幹部的問題。就一般情形說來，凡屬外來幹部負責領導責任的地方，如果與本地幹部關係弄不好，那末，這個責任主要的應該放在外來幹部的身上，主要領導的同志，他的責任就更大。現在對這個問題的注意還不夠，有些人輕視本地幹部，說笑本地幹部，他們說：「本地人懂得什麼，土包子！」這種人完全不懂得本地幹部的重性，既不了解本地幹部的長處，也不了解自己的短處，所以採取了不正確的宗派主義的態度。一切外來幹部一定要愛護本地幹部，經常幫助他們，而不是說笑他們，打擊他們。自然，本地幹部也必須學習外來幹部的長處，必須去掉那些不適當的缺點，以求與外來幹部完全不分彼此，打成一片，而避免宗派主義的傾向。

軍隊工作幹部與地方工作幹部的關係也是如此，兩者必須完全團結一致，必須反對宗派主義傾向。軍隊幹部必須幫助地方幹部，地方幹部也必須幫助軍隊幹部，如有糾紛，應該雙方互相原諒，而對自己已作正確的自我批評。在軍隊幹部，實際上居於領導地位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與地方幹部的關係弄不好，那末，主要的責任應該放在軍隊幹部的身上。這個問題也是很重要的。必須使軍隊幹部首先懂得自己的責任，以謙虛的態度對待地方幹部，方能使根據地的戰爭工作與建設工作得到順利進行的條件。

幾部分軍隊之間、幾個地方之間、幾個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也是如此，必須反對只顧自己不顧

別人的本位主義的傾向。調幹部則不給，或以壞的送人，以惡為憂，全不為別部別地別人想一想，還就叫做本位主義，完全失掉了共產主義的精神。不顧大局，對別部別地別人漠不關心，就是這種本位主義者的特點。對於這種的人，必須加重教育，使他們懂得這就是一種宗派主義傾向，如果發展下去，是要危害黨的。

還有一個問題，就是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問題。抗戰以來，我黨有廣大的發展，大批新幹部也產生了，還是很好的現象。聯共十八次代表大會上斯大林同志在他的報告中間說：「老幹部通常總是不多，少於需要之數，而且他們已因宇宙自然法則關係而開始局部的衰老死亡故。」他在這裏講了幹部狀況，又講了自然科學。我們黨如果沒有個大的新幹部同老幹部一致合作，我們的事業就會中斷，所以一切老幹部應該以極大的熱誠歡迎新幹部，關心新幹部。不錯，新幹部都是有缺點的，他們還參加革命不久，還缺乏經驗，他們中有些人還不免帶來舊社會不良思想的尾巴，這就是小資產階級自由思想的殘餘。但是這些缺點是可以從教育中從革命鍛煉中逐漸去掉的。他們的長處，正如斯大林說過的，是對於新鮮事物有銳敏的感覺，因而有高度的熱情與積極性，而在這一點上，有些老幹部則正是缺乏的。新老幹部應該是彼此尊重，互相學習，取長補短，以便團結一致，進行共同的事業，必須防止資產階級的傾向。在老幹部負主要領導責任的地方，在一般情形之下，如果老幹部與新幹部的關係弄得不好，那末，老幹部就應該負主要的責任。

以上所講，局部與全體的關係，個人與黨的關係，外來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軍隊幹部與地方幹部的關係，軍隊與軍隊、地方與地方、這一工作部門與那一工作部門之間的關係，都是黨內的相互關係，都應該提高共產主義精神，防止宗派主義的傾向，使我們的黨達到隊伍整齊，步調一致，以利戰鬥之目的。這是一個很重要的問題，我們必須重視，必須徹底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如果不要主觀主義，實行馬列主義實事求是的精神，我們就必須掃除黨內宗派主義的殘餘，以為的利於黨高於個人與局

部的利益爲出發點，使黨達到完全團結統一的地步。

宗派主義的殘餘，在黨內關係上是應該消滅的，在黨外關係上也是應該消滅的，這也是必須整頓的黨風。單是團結全黨同志還不能戰勝敵人，必須團結全國人民方能戰勝敵人。我們在團結全國人民的事業上，二十年來做了艱苦的偉大的工作，抗戰以來，這個工作的成績更加偉大。但這並不是說，我們所有的同志都有了正確的作風，都沒有了宗派主義的傾向。不是的，在一部份同志中，是確實存在着這種傾向的，有些人並且很嚴重。許多我們的同志，喜歡對黨外人員妄自尊大，看人家不起，鄙視人家，而不顧尊重人家，不願了解人家的長處，這就是宗派主義傾向。這些同志，學了幾句馬列主義之後，不是更謙虛，而是更驕傲了，總是說人家不行，而不知自己實在是一知半解。我們同志必須懂得一條真理：共產黨員和黨外人員的比例，無論何時都是佔少數。假定一百個人中有一個共產黨員，全中國四萬萬五千萬人中就有四百五十萬共產黨員，即使達到這樣大的數目，共產黨員也還是只佔百分之一，百分之九十九都是非黨員，我們有什麼理由不與非黨員合作呢？對於一切願與我們合作及可能與我們合作的人，我們只有和他們合作的義務，絕無排斥他們的權利。一部分黨員却不懂得這個道理。對於願意和我們合作的人，看不起他，甚至排斥他，這是沒有任何根據的。馬恩列斯給了我們這樣的根據嗎？沒有的，相反，他們總是轉告我們，要密切聯繫羣衆，而不是脫離羣衆。共產黨中央給了我們這個根據嗎？沒有的，中央的一切決議案中，沒有一個決議說是我們可以脫離羣衆使自已孤立起來，相反，總是叫我們密切聯繫羣衆，而不要脫離羣衆。所以一切脫離羣衆的行爲，並沒有任何的根據，只是我們一部份同志自己造出來的宗派主義思想在那裏作怪。因爲這種宗派主義在一部份同志中還很嚴重，還在障礙黨的路線的實行，所以我們要在黨內進行很大的教育，首先從我們的幹部開始，使他們真正懂得這個問題的嚴重性，使他們懂得共產黨員如果不與黨外幹部、黨外人員互相聯合，敵人就一定不能打倒，革命目的就一定不能達到。

一切宗派主義思想都是主觀主義的，都與實際革命需要不相符合，所以在反對宗派主義時，也要反對主觀主義。

關於黨八股的問題，在另外一個會議上來討論。黨八股是藏垢納污的東西，它是主觀主義與宗派主義的一種表現形式，它是害人的，不利於革命的，我們必須肅清它。今天不能一下講完，待下次再講。

我們要反對主觀主義，就要宣傳唯物主義，就要宣傳辯證法。但是我們黨內還有許多同志，他們並不注重宣傳唯物主義，也不宣傳辯證法。有些同志聽憑別人宣傳主觀主義，他們也安之若素。這些同志自以為相信馬克思主義，但是，他們却不努力宣傳唯物主義，聽了或看了主觀主義的東西，也不想一想，也不發議論，這種態度不是共產黨員的態度。由於這個原故，使得我們許多同志接受了主觀主義思想的毒害，發生麻木的現象。所以我們要在黨內發動一個學黨運動，使我們同志的精神從主觀主義教條主義的蒙蔽中間解放出來，號召同志對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加以抵制。這些東西好像日貨，因為只有我們的敵人願意我們保存這些東西，使我們繼續受蒙蔽，所以我們應該提倡抵制，不使它利用黨內理論水平低，用賣它的那一套。任何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的貨色，應該使它在市場上銷售困難。為此目的，就要提高同志們的嗅覺，對於任何東西都要用鼻子嗅一嗅，鑑別其好壞，然後才決定歡迎它，或者抵制它。共產黨員對於任何事情都要問一個爲什麼，都要經過自己頭腦的周密思考，想一想是否合乎實際，絕對不應盲從，絕對不應提倡奴隸主義。

最後，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有兩條宗旨，是必須注意的：第一是「懲前毖後」，第二是「治病救人」。對以前的錯誤一定要揭發，不講情面，要以科學的態度來分析批判過去壞的東西，以便使後來的工作慎重些，做得好些，這就是「懲前毖後」的意思。但是我們揭發錯誤、批判缺點的目的，好像醫生治病一樣，完全是爲了救人，而不是爲了把人診死。一個人發了盲腸炎，醫

生把它割了，這個人就救出來了。任何犯錯誤的人也不管他的錯誤犯了多大，只要他不諱疾忌醫不，固執錯誤，以至於達到不可救藥的地步，而且老老實實，真正願意醫治，願意改正，我們就要歡迎他，以便把他的毛病治好，把他變為一個好同志。決不是痛快一時，亂打一頓，所能解決問題的。思想上的毛病與政治上的毛病，決不能採用魯莽態度，必須採用「治病救人」的態度，才是正確有效的古法。

趁前今天黨校開學的機會，我聽了許多話，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熱烈的鼓掌）。

反對黨八股

毛澤東

(一九四二年二月八日的口說)

剛才讀愛同志講了今天開會的宗旨。我現在想講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怎樣拿黨八股做它的宣傳工具或表現形式。我們反對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如果不拿黨八股也給反掉，那它就還有一個威脅的地方，它還可以躲起來。如果我們連黨八股也打倒了。那就等於主觀主義、宗派主義最後唯「將一軍」，勢必弄得兩個怪物原形畢露，「老鼠過洞，人人喊打」，這兩個怪物也就容易消滅了。

一個人寫黨八股，如果只給自已看，那倒還不要緊。如果送給第二個人看，那已比較之自己多了一倍。已屬害人不淺。如果還貼在牆上，或付油印，或登上報紙，或印成一本書四樣子，那問題可就大了，它可以影響許多的人。而寫黨八股的人們，却總是想給大家看的，這就非加以揭穿，把它打倒不可的。

黨八股也就是洋八股。這洋八股，魯迅是早就反對過的。我們為什麼又叫它做黨八股呢？這是因為它除了洋氣之外，還有一點土氣。也算一個創作罷！誰說我們的人一點創作也沒有呢？這就是一個！(大笑)。黨八股在我們黨內已經有一個長久的歷史，特別是在內戰時期，有時竟鬧得很嚴重。從歷史來看，黨八股是對於五四運動的一個反動。

這話怎麼講？

五四運動時期，一般新人物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文，反對舊教條，提倡科學與民主，這些都是很對的。在那時，這個運動是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那時的統治階級都拿孔夫子的道理教學生，把孔夫子的一套當作宗教教條一樣強迫人民信奉，做文章的人都用文言文。總之那時統治階級其

雷開們的文章和影響，不論它的內容與形式。都是八股式的、教條式的。這就是老八股、老教條。揭穿這種老八股，老教條的醜態給人民看，號召人民起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這就是五四運動時期的一個極大的功績。五四運動不止這一個功績，它還有與這相聯系的反對帝國主義的大功績，但反對老八股、老教條是它的大功績之一。但到後來就產生了洋八股、洋教條，我們黨的一些人則發展這種洋八股，洋教條成了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的東西。這些都是新八股、新教條。這種新八股、新教條，在我們許多同志的頭腦中弄得根深蒂固，使我們今天要進行改造工作還要費很大的氣力。這樣看來，「五四」時期生動活潑的前進的革命的反對封建的老八股、老教條的運動，後來被一些人發展到了極端，發展到了它的反對方面，成了新八股、新教條。不是生動活潑的東西，而是死硬的東西了；不是前進的東西，而是後退的東西了；不是革命的東西，而是阻礙革命的東西了。這就是說，洋八股，或黨八股、或新八股新教條，是五四運動本來性質的反動。但五四運動也是有缺點的。許多那時的領導人物，還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批判精神，他們使用的方法，一般地還是資產階級的方法即形式主義的方法。他們反對舊八股、舊教條，主張科學與民主，是絕對的，但他們對於現狀，對於歷史，對於外國事物，沒有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批判精神，這就是絕對的壞，一切皆壞；好就是絕對的好，一切皆好。這種形式主義增進問題的方法，就影響了後來這個運動的發展。五四運動的發展上分成了兩個潮流，一部分人繼承了五四運動的科學與民主的精神，並在馬克思主義的基礎上面給了改造，這就是共產黨人及若干黨外馬克思主義者所做的工作。另一部分人則走到資產階級的道路上去。這就是右翼，是形式主義向右翼的發展。但在共產黨內也不是一致的，其中也有一部分人走極端，馬克思主義沒有拿得穩，犯了形式主義的錯誤，這就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與黨八股，這就是形式主義向「左」翼的發展。這樣看來，黨八股這種東西，一方面是五四運動的積極因素的反動，一方面也是五四運動的消極因素的繼承、繼續或發展，並不是偶然的東西。我們覺得這一點是有好處的。

如果「五四」時期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是革命的和必需的，那末，今天我們來批判新八股、新教條主義也是革命的和必需的。如果「五四」時期不反對老八股、老教條主義，中國人民的思想就不能從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束縛下面獲得解放，中國就不會有自由獨立的希望。這個工作，五四運動時期還不過是一個開端，要使全國人民完全脫離老八股、老教條主義的統治，還須費很大的氣力，但是今後革命改造路上的一個大工程。如果我們今天不反對新八股、新教條主義，助中國人民的思想又將受另一個極端主義的束縛。洋八股、洋教條的為害之大，不是大家看見了嗎？至於我們黨內一部分（當然只是一部分）同志所中的黨八股的毒，所犯的教條主義的錯誤，如果不除去，那末，生動活潑的革命精神就不能發發，拿不正確態度對待馬克思主義的惡習就不能肅清，真正的馬克思主義就不能得廣泛的傳播與發展；而對於老八股、老教條在全國人民中間的影響，以及洋八股、洋教條在全國許多人中間的影響，也就不能進行有力的鬥爭，對於這些東西的摧毀腐消，也就達不到目的。

主觀主義，宗派主義，黨八股，這三種東西，都不是無階級所需要的，而是剝削階級所需要的。這些東西在我們黨內，則是小資產階級思想的反映。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極其廣大的國家，我們黨是處在這個廣大階級的包圍中，我們又有很大數量的黨員是出身於這個階級的，他們都不免或長或短地拖着一條小資產階級尾巴進黨來。小資產階級革命分子的狂熱性與片面性，如果不加以節制，不加以改造，就很容易產生主觀主義、宗派主義，它的表現的一種形式就是洋八股或黨八股。

要做對於這些東西的肅清工作，打掃工作，是不容易的，做起來必須得當，就是說要好好的說理。如果說理說得好，說得恰當，那是會有效力的。說理的首先一個方法，就是重重的給患病者一個刺激，向他們大喝一聲，說：「你有病呀！」使患者為之一驚，出一身汗，然後好好地叫他們治療。

現在來分析一下黨八股的煩處在什麼地方？我們也依照八股文章的法來一個「八股」，以毒攻毒，就叫做大罪狀滿。

黨八股的第一條罪狀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我們有些同志歡喜寫長文章，但是沒有東西，真是一懶婆娘的裹脚又長又臭」。爲什麼一定硬寫得那麼長，又那麼空空洞洞的呢？只有一種解釋，就是下決心不叫黨衆看。因爲長而且空，黨衆見了就搖頭，那裏還肯看下去呢？只好去欺負幼稚的人，在他們中間散佈壞影響，造成壞習慣。去年六月二十二日，蘇聯進，那麼大的戰爭，斯大林在七月三日發表了一篇演說，還只有我們解放日報一篇社論那樣長。要是我們的老爺寫起來，那就不得了，起碼得三十萬字。現在是全世界大戰時代，我們應該研究一下文章怎樣寫得短些，寫得精粹些。延安還沒有戰爭，但軍隊天天在前方打仗，後方也喚工作忙，文章太長了，有誰來看呢？有些同志在前方也寫數萬長報告，他們辛辛苦苦地寫了，送來了，其目的是要我們看的，可是怎麼敢看呢？長而空不好，短而空就好麼，也不好。我們應當警惕一些空話。但是主要的與首先的對象，是把那些又長又臭的懶婆娘的裹脚，趕快扔到茅廁裏去。或者有人說：「資本論」不是很長的麼，那又怎麼辦？這是好辦的，仔細讀下去就是了。俗話說：「倒什麼山上唱什麼歌」，又說：「看菜吃飯，量體裁衣」。我們無論做什麼都照看形勢辦理，文章可演說也是這樣。我們反對的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八股調，不是說任何東西都以短爲好，戰爭時期固然需要短文章，但尤其需要內容的文章。最不應該最應反對的是言之無物的文章。演說也是一樣，空話連篇言之無物的演說，也是必須停止的。

黨八股的第二條罪狀是：裝腔作勢，借以嚇人。有些黨八股，不只是空話連篇，而且裝成一個樣子，故意嚇人，寫裏面包含着很壞的毒素。空話連篇，言之無物，還可以說是幼稚；裝腔作勢，藉以嚇人，但不但是幼稚，簡直是無賴了。魯迅曾經批評過這種人，他說：「辱罵和恐嚇決不是戰鬥」。科學的東西，隨便什麼時候都是不怕人家批評的，因爲科學是真理，決不怕人家駁。主觀主義和宗派主義的東西，表現在黨八股式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却深怕人家駁，非常胆怯，於是說說裝裝樣子嚇人，以爲這一嚇，人家就會閉口，自己就可「揚威回朝」了。這種裝腔作勢的東西，不能反駁真理，而是

妨害真理的。凡真理都不裝樣子嚇人，它只是老老实實地說下去和做下去。從前我們的文章和演說裏面，常常有兩個名詞：一個叫做「殘酷鬥爭」，一個叫做「無情打擊」。這種手段，用了對付敵人或敵對思想是完全必要的，但用了對付自己的同志則是錯誤的。黨內也常常有敵人和敵對思想混進來，如聯共黨史結束語第四條所說的那樣。對於這種人，毫無疑義應該採用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的手段，因為那些壞人正在利用這種手段對付黨，我們如果還對他寬容，那就會正中壞人的毒計。但不能用同一手段對付偶然犯錯誤的同志，對於這類同志，就須使用批評和自我批評的手段，這就是聯共黨史結束語第五條所說的方法。但是無論對什麼人，裝腔作勢而以嚇人的方法，都是學不得的。因為這種嚇人戰術，對敵人是毫無用處，對同志則只有損害。這種嚇人戰術，是鈞削階級乃至流氓無產者所慣用的手段，無產階級不需要這類手段。無產階級的最尖銳最有效的武器只有一柄，那就是嚴肅的戰鬥的科學態度。共產黨不靠嚇人吃飯，而靠真理吃飯，其實事求是吃飯。靠科學吃飯。至於以裝腔作勢達到名譽、地位和「威懾」的目的，那更是卑劣念頭，不待說的了。總之，任何機關做決定，指示，任何同志寫文章，做演說，一概要靠真理，憑真理有用，只有靠了這個才能爭取革命勝利，其他是無益的。

「黨八股的第三條罪狀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早幾年，在延安城頭上，曾經看見過這樣一個標語：『工人農民聯合起來爭取抗戰勝利』。這個標語的意思並不壞，可是那工人的工字第二筆不是寫的一直，而是轉了兩個彎子，寫了個五字，人字呢？在右邊腳上加了三撇，寫成了彗字。這位同志是古代文人學士的學生是無疑的了。可是他却要寫在抗戰時期延安地方的牆壁上，就有些莫名其妙。大概他的目的也是發誓不要老百姓，否則就架難得到解釋。共產黨員如果真想做宣傳，就要看對象，就想想自己的文章、演說、談話、寫字是給什麼人看，給什麼人聽的，否則就等於下決心不要人看，不要人聽。許多人常常以為自己寫的講的大家都看得懂，聽得懂，其實完全不是那麼一

回事，因為他寫的所謂的是黨八股，人家那裏都會懂呢？」對牛彈琴」這句話，含有譏笑對牛的意思，如果我們除去這個意思，放他轉到對象的意思去，那就只剩下說「彈琴者道伊意思了。爲什麼不看對象亂彈一頓呢？何況這黨八股。前者是老鴉聲調，偏向向人民羣衆哇哇地叫。射箭要看靶子，彈琴要看羣衆，寫文章做演說倒可以不看讀者不看聽衆麼？我們和無論什麼人做朋友，如果不懂得彼此的心，不知道彼此心裏而想些什麼東西，能够做成知心朋友麼？做宣傳工作的人，對於自己的宣傳對象沒有調查，沒有研究，沒有分析，就亂講一頓，是萬萬不行的。

黨八股的第四條罪狀是：語言無味，像個醬二。上海人叫小醬三的那批調色，也很像我們的黨八股，乾癮得相，樣子十分難看。如果一篇文章，一個演說，頭來倒去，總是那一個名詞，一套「學生腔」，沒有一點生動活潑的語言，這豈不是語言無味，面目可憎，像個醬二麼？一個人七歲入小學，十歲流入中學，廿多歲大學畢業，沒有同人民羣衆接觸過，語言不豐富，單純得很，那是難得的。但我們是革命黨，替羣衆辦事的，如果也不學羣衆的語言，那就辦不好。現在我們有許多做宣傳工作的同志，也不學語言，他們的宣傳，乏味得很，他們的文就沒有多少人歡喜看，他們的演說也沒有多少人歡喜聽。爲什麼語言要學，並且要用很大的氣力去學呢？因爲語言這東西，不是隨便可以學好的，非下苦工不可。第一，要學人民的語言，人民的語言是很豐富的，生動活潑的，表現實際生活的，種種語言，我們很多人沒有學到，所以我們在寫文章做演說時沒有幾句生動活潑切實有力的話，只有死板板的機械條筋，像醬三一樣，瘦巴巴難看，不像一個飽實的人。第二，要學外國語言，外國人民的語言並不是洋八股，中國人抄來的時候，把它的樣子硬搬過來，就變成硬死不活的洋八股了。我們不是硬搬外國語言，是以吸收外國語言中的好東西，於我們的工作適用的東西。因爲中國語言不夠用，現在我們的語言中就有很多是吸收外國的。例如今天開的幹部大會，這幹部兩個字，就是從外國學來的。我們還要多多吸收外國的新鮮東西，不但要吸收他們的進步道理，而且要吸收他們的新鮮語言。比

如「黨與非黨的聯盟」，這是斯大林在關於蘇聯新憲法的演說中講到的。我們就吸收在陝甘甯邊區的黨政綱領裏面，講成「共產黨員與黨外人士實行民主合作」。如此等類，總之，我們非多多吸收外國的好東西不可。第三，我們還要學習古人語言。現在民間的語言，大批地是由古人傳下來的。古人的語言寶庫還可以挖掘，只要是還有生氣的東西我們就應該吸收，用以豐富我們的文章、演說和講話。當然我們堅決反對去用已經死了的古典，還是確定了的，但是好的東西還應該吸收。現在中黨八股齊太深的人，則對於民間的、外國的、古人的有用語言，一概不接受，不肯下苦工夫學。斯大林在聯共十八次大會上說：「有一部分同志，對於新鮮事物失去了感覺」。我們有些同志也是這樣，很多的新鮮事物都看不見，這個毛病必須醫治。什麼是宣傳家？不但教員是宣傳家，新聞記者是宣傳家，文藝作者也是宣傳家，我們的一切工作幹部也都是宣傳家。比如軍事指揮員，他們並不對外發言，但是他們要和士兵講話，要和人民接洽，這不是宣傳是什麼？一個人只要他對別人講話，他就是在做宣傳工作，只要他不是啞巴，他就總有幾句話要講的。所以我們的同志都非學習語言不可，學習各種語言中，特別是人民的語言要功學習，人民語言中，又特別是工農兵羣衆的語言要功學習。如果我們不學習羣衆的語言，我們就不能領導羣衆。

黨八股的第五條罪狀是：甲乙丙丁，開中藥鋪。你們去看一看中藥鋪，那補的藥櫃子上有許多抽屜格子，每個格子上面貼着藥名，當歸、熟地、大黃、芒硝，應有盡有。這個方法，也被我們的同志學到了。寫文章、做演說、著書、寫報告，第一是大黃貳錢肆，第二是小一二三四，第三是甲乙丙丁，第四是子丑寅卯，還有大A B C D，小a b c d，還有阿刺伯數字；多得很多！幸虧古人外國人替我們造好了許多符號，使我們開起中藥鋪來毫不費力。一篇文章充滿了這些符號，不提出問題，不分折問題，不解決問題，不表示贊成什麼，反對什麼，說來說去還是一個中藥鋪，沒有什麼真切的內容。我不是說甲乙丙丁等字不能應用，而是說看問題的方法不對。現在許多同志津津有味地開這個中藥鋪

的方法，實在是一種最低級的最幼稚的最庸俗的方法。這種方法就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是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識來分類，不是按照事物的內部聯系來分類的，單單按照事物的外部標識，使用一大堆互相沒有內部聯系的觀念，排列成一篇文章，或一個演說，或一個報告，這種辦法，他自己是在做概念的遊戲，也會引導人家都做這類遊戲，使人不用腦筋想問題，不去思考事物的本質，而滿足於甲乙丙丁的現象羅列。什麼叫問題？問題就是事物的矛盾，那裏有沒有解決的矛盾，那裏就有問題。既有問題，你總得贊成一方面，反對另一方面，你就得把問題提出來。提出問題，首先對於問題即矛盾的兩個基本側面加以大略的調查研究，才能懂得矛盾的性質是什麼，這就是發現問題的過程。大略的調查研究可以發現問題，提出問題，但還不能解決問題。而要解決問題，還須作系統的周密的調查工作與研究工作，這就是分析的過程，提出問題也要用分析，不然，對着模糊雜亂的一大堆現有的現象，你就不能知道問題即矛盾的所在。這裏所講的分析過程，是指系統的周密的分析過程。常常問題是提出了，但還不能解決，就是因為還沒有發露事物的內部聯系，就是因為還沒有經過這種系統周密的分析過程，因而不能發現基於基本的兩個矛盾側面所發生的與發展着的許多次要的矛盾側面，因而問題的面貌還不明晰，還不能做綜合工作，也就不能好好的解決問題。一篇文章或一次演說，如果重要的帶指導性質的，總得提出一個什麼問題，接着加以分析，然後綜合起來，指明問題的性質，給以解決的辦法，這樣就不是形式主義的方法所能濟事。因為這種幼稚的低級的庸俗的不用腦筋的形式主義方法，在我們黨內很流行，所以必須給它指破，才能使大家學會應用馬克思主義的方法，去觀察問題，提出問題，分析問題與解決問題，我們所辦的事才能辦好，我們的革命事業才能勝利。

黨八股第六條罪狀是：不負責任，到處害人。上面所說的那些，一方面是由於幼稚而來，另一方面也是由於責任心不足而來。拿洗臉作比方，我們每天都要洗臉，許多人並且不止洗一次，洗完之後還要拿鏡子照一照，要調查研究一番，（大笑）。生怕有什麼不妥當的地方，你們看，這是何等的

有責任心呀！我們寫文章做演說，只要像洗臉這樣負責，就差不多了。拿不出來的東西就不要拿出來，須知道是要去影響別人的思想和行動的呵！一個人偶然一天兩天不洗臉，固然也不好，洗改臉上還留一個兩個黑點，固然也不雅觀，但倒並沒有什麼大危險。寫文章做演說就不同了，這是專為影響人的，我們的同志反而隨便，這就叫做輕重倒置。許多人寫文章做演說，可以不要預先研究，不要預先準備，文章寫好之後，也不多看幾遍，像洗臉之後再照照鏡子一樣，就媽媽糊糊的發表出去。其結果，往往是「下筆千言，離題萬里」，彷彿像個才子，實則到處害人。這種責任心薄弱的壞習慣，必須改正才好。

第七條罪狀是：流毒全黨，妨害革命。第八條罪狀是：傳播出去，禍國殃民。這兩條意義自明，無須多說。這就是說，黨八股如不改革，如果聽其發展下去，其結果之嚴重，可以鬧到很壞的地步。黨八股裏面說的是主觀主義、宗派主義的毒物，這個毒物傳播出去，是要害黨病國的。

上面這八條，就是我們申討黨八股的檄文。

黨八股這個形式，不但不便於表現革命精神，而且非常容易使革命精神窒息。要使革命精神獲得發展，必須拋棄黨八股，採取生動活潑新鮮有力的語言文字於形式。這種形式，早已產生，但尚未充實，尚未得到普遍的發展。我們破壞了洋八股、黨八股之後，新的語言文字的形式就可獲得充實，獲得普遍發展，黨的革命事業，也就可以向前推進了。

不但文章裏演說裏有黨八股，開會也有。『一開會，二報告，三討論，四結論，五散會』。假使每地每回無大無小都按照這個死板的程序，不也就是黨八股嗎？在會場上做起『報告』來，則常常就是『一國際，二國內，三邊區，四本部』。會是常常從早上開到晚上，沒有話講的人也要講一頓，不講好像對人不起。總之不看實際情形，死守着呆板的舊形式、舊習慣，這種現象，不是也應該加以改過嗎？

現在許多人在提倡民族化、科學化、大衆化了，還是很好的。但是「化」者，澈頭澈尾澈裏澈外之謂也，有些人則連「少許」還沒有實行，却在那裏提倡「化」呢！所以我勸這些同志，先辦「少許」，再去辦「化」，不然，仍舊說離不了教條主義叫黨八股，叫做眼高手低，志大才疏，沒有結果的。例如那些口講大衆化而實是小衆化的人，就更要當心，如果有一天有一個什麼大衆在路上碰到他，對他說：「先生，請你化一下給我看」，就會將起軍的。如果是不但口頭上提倡而且自己更想實行大衆化的人，那就要實地跟老百姓去學，否則仍然「化」不了的。有些天天喚大衆化的人，連三句老百姓的話都講不來，可見他就沒有下過決心跟老百姓學，實在他的意思仍是小衆化。

今天會場上散發了一個題名「宣傳指南」的小冊子，裏面包含四篇文章，我勸同志們多看幾遍。第一篇是從聯共黨史上摘下來，講的是列甯怎樣做宣傳。其中講到列甯寫傳單的情形：「彼得堡的「爲工人階級解放而鬥爭協會」，在列甯領導之下，破天荒第一次在俄國開始實行把社會主義與工人運動溶合起來。常在某一個工廠裏發派工時，「鬥爭協會」——它是經過自己小組參加者而很熟悉企業裏的情形，——立刻就印發傳單。印發社會主義的宣言來響應。在這些傳單裏，會揭發廠主盤剝虐待工人的事實，會解釋工人應如何爲自己的利益而鬥爭，會寫着工人們底要求。這些傳單把關於資本主義機體上的腐爛腐結，關於工人們底窮困生活，關於工人們異常困苦的每日由十二小時至十四小時的勞動，關於工人們底毫無權利的地位等等真實情況，揭發無餘。同時在這些傳單裏，會提出相當的政治要求。」

是「很熟悉」啊！是「揭發無餘」啊！

「一八九四年末，列甯在工人巴布石金參加之下，寫了第一個這樣的鼓動傳單和普彼得堡塞棉尼可夫工廠罷工工人書。」

寫一個傳單要熟悉情況的同志商量，不然，就是列甯也寫不出的，列甯就是根據這種調查研究

來寫文章做工作的。

「每一個這樣的傳單，都大大地提高了工人們底精神。工人們看見了社會主義者是在幫助他們，擁護他們。」

我們是贊成列甫的麼？如果是的話，就得依照列甫的精神去工作。不是空話連篇，言之無物，不是無的放矢，不看對象，也不是自以為是，誇誇其談，而是要照列甫那樣地去做。

第二篇，是從季米特洛夫在共產國際第七次大會的報告中摘下來。季米特洛夫說了些什麼呢？他說：「應當學會與羣衆說話，說話時所用的語言不是書本上的公式，而是爲羣衆事業而鬥爭的戰士底語言，這種戰士底每一句話，每一息思想，都要反映出成千成萬羣衆的思想和情緒。」

「如果我們沒有學會說羣衆懂得的話，那末，廣大羣衆是不能領會我們的決議的。我們還絕對不是時常都會用簡單的語言，具體的口吻，用羣衆懂得的譬喻，來和羣衆們說話，我們還沒有能夠拋棄那些背得爛熟的，老生常談的抽象公式。」

「實在的，你們只須看看我們的傳單、報紙、決議和提綱，就可以看到：這些刊物和文件，是寫得如何深奧啊！甚至於連我們黨的負責人員都難懂，更用不着說普通工人了。」

怎麼樣？還不是把我們的毛病弄得一針見血麼？不錯，黨八股中國有，外國也有，可見是通病。（笑）。但是我們總得照着季米特洛夫同志的指示，把我們自己的毛病趕快治好才行。

「我們每一個人，都應當切實領會下面一條粗淺的規則，把這條規則當作法律，當作布爾塞維克的法律：當你寫東西做演說的時候，無論何時，總要注意使每個普通工人都懂得，都相信你的號召，都決心跟着你走！應當時刻注意：你究竟爲什麼人寫東西，向什麼人說話。」

這就是共產國際給我們治病的藥方，是必須遵守的，這是「法律」啊！

第三篇，是從「普迅全集」裏選出的，是普迅覆北斗雜誌社討論怎樣寫文章的一封信。他說些什

麼呢？他一共列舉了八條寫文章的規則，我現在抽出幾條來說一說：

第一條：「留心各樣的事情，多看看，不看到一點就寫。」

講的是「留心各樣的事情」，不是一樣半樣的事情。講的是「多看看」，不是只看一眼半眼。我們怎麼樣？不是恰恰和他相反：只看到一點就寫嗎？

第二條：「寫不出的時候不硬寫。」

我們怎麼樣？不是明明肚子裏沒有什麼東西硬要拉屎麼？不調查，不研究，提起筆來「硬寫」，這就是不負責任的態度。

第四條：「寫完後至少看兩遍，竭力將可有可無的字、句、段刪去，毫不可惜。甯可將可作小說的材料縮成速寫，決不將速寫材料拉成小說。」

孔夫子提倡「再思」；韓愈也說「行成於思」，那是封建社會的事情。現在的事情，問題很複雜，有些事情甚至想三四回還不夠。魯迅說「至少看兩遍」，至多呢？他沒有說，我看重要的文章不妨看它十多遍，認真的加以刪改，然後發表。文章是客觀事物的反映，而事物是曲折複雜的，必須反覆研究，才見反映恰當，在這裏粗心大意，就是不懂得做文章的ABC。

第六條：「不生造除自己之外，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

我們「生造」的東西太多了，總之是「誰也不懂」。句法有長到四五十個字一句的；其中堆滿了「誰也不懂的形容詞之類」。許多口口聲聲擁護魯迅的人們，却正是違背魯迅的啊！

最後一篇文章，是六中全會論宣傳的民族化。六中全會是一九三八年開的，我們那時曾說：「離開中國特點來談馬克思主義，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馬克思主義」。這就是說，在中國生活的共產黨員，離開中國的實際需要來談馬克思主義，縱令你把馬克思主義讀一萬本一千遍，也還是一個假馬克思主義。這樣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也還是一個「老鼠上稱鈞，自己稱自己」的假理論家。

「洋八股必須廢止，空洞抽象的調頭必須少唱，發條主義必須休息，爾代之以實際清談的為中流砥柱所著眼見的中國作風與中國氣派。把發條主義的內容與民族形式分離開來，是一點也不懂國語主義的人們的幹法，我們則要把這二者緊密的結合起來。在這個問題上，我們隊伍中存在着的一些嚴重的缺點，是應該認真除掉的。」

這裏叫洋八股廢止，有些同志却實際上還在提倡；這裏叫空洞抽象的調頭少唱，有些同志却硬要多唱；這裏叫發條主義休息，有些同志却叫它起床。總之有許多人，把六中全會的決定當做耳邊風，好像是故意同它作對似的。

中央現在做了決定，一定要把洋八股、黨八股、發條主義等類，實行拋棄，所以我來講了許多。希望同志們加以考慮，加以分析，並要分析各人自己，每個人應該把自己好好的想一想。把自己想清楚了的东西，跟你的愛人商量一下，跟你的知心朋友商量一下，跟你周圍的同志們商量一下，把自己的毛病切實改掉，這就是我們的希望。